



BRIAN LUMLEY

布莱恩·拉姆利 神秘幻想大全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下挖掘者

*THE BURROWERS
BENEATH*

[英]布莱恩·拉姆利 / 著
李传伟 彭宇澜 等 / 译



地下挖掘者

THE BURROWERS
BENEATH

[英] 布莱恩·拉姆利 / 著
李传伟 彭宇澜 等 /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下挖掘者 / (英) 拉姆利著; 李传伟, 彭宇澜等译.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布莱恩·拉姆利神秘幻想大全)
ISBN 7-80611-963-9

I. 地… II. ①拉…②李…③彭…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5137 号

布莱恩·拉姆利神秘幻想大全

地下挖掘者

[英] 布莱恩·拉姆利 著

李传伟 彭宇澜 译

责任编辑: 李艳明 装帧设计: 田 晗 插图: 魏清河

美术编辑: 李文侠 责任校对: 李艳明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 050071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 转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6.75 印张 15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11.00 元

ISBN 7-80611-963-9/I·862



目 录

一、深深的洞穴·····	(1)
二、令人恐怖的怪事·····	(16)
三、水泥环境·····	(29)
四、被诅咒的土地·····	(57)
五、邪恶的想法·····	(71)
六、它没有死·····	(81)
七、并非来自尸穴·····	(96)
八、密斯卡托尼克的皮斯里·····	(110)
九、美人渔号沉没之夜·····	(134)
十、第三位来访者·····	(149)
十一、地球上的恐怖·····	(160)
十二、熟悉而生轻慢·····	(173)
十三、噬人的大肉虫·····	(182)
十四、黑暗之风·····	(206)



一、深深的洞穴

(选自泰特斯·克娄的文件)

伦敦

莱昂纳德斯步行灌木林

布莱恩寓所

196__年5月18日

参考：—53/196—

诺丁汉郡，诺丁汉

马丁弗纳德街117号

GKL 剪报公司总部

G. K. 拉普汉姆公司

亲爱的拉普汉姆先生：

请将我以前的订阅内容改了，使它只包括最重要的事件。对于你们继续合作我们会像以前一样表示感谢。此次行动不应被误解为取消我的惠顾；相反，眼下，我宁愿你们代我集中精力搜集所有有关一条特别线索的信息。我需要所有的剪报，一样一份。它们应选自所有四十三份日报正常覆盖的范围，包括当前发生的事情，如地震、震动、坍塌和类似的现象（以上追溯到过去三年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有进一步通知为止。感谢你们及时合作。

你忠诚的

泰特斯·克娄

布莱恩寓所

5月19日



地下挖掘者

参考：—55/196—

约克郡·拉德卡

米勒路 164—7

哈维·约翰逊和哈维律师事务所

埃德加·哈维先生

尊敬的哈维先生：

我听说您是一位叫保罗·温迪·史密斯的年轻的浪漫传奇和恐怖小说家的著作代理人。在他于 1935 年神秘失踪之后，您成了他财产的执行人。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但我似乎记得，由于某些特殊情况，该作者的最后一本小说一直未能出版。我认为这表明这件事和作者与他叔叔——考古学家兼探险家，艾米瑞·温迪·史密斯的失踪有一种奇怪的联系。我的问题很简单：这本书出版了吗？如果已出版，我在哪里可以得到一本？

敬盼速复为荷

你真诚的

泰特斯·克娄

约克郡·拉德卡

米勒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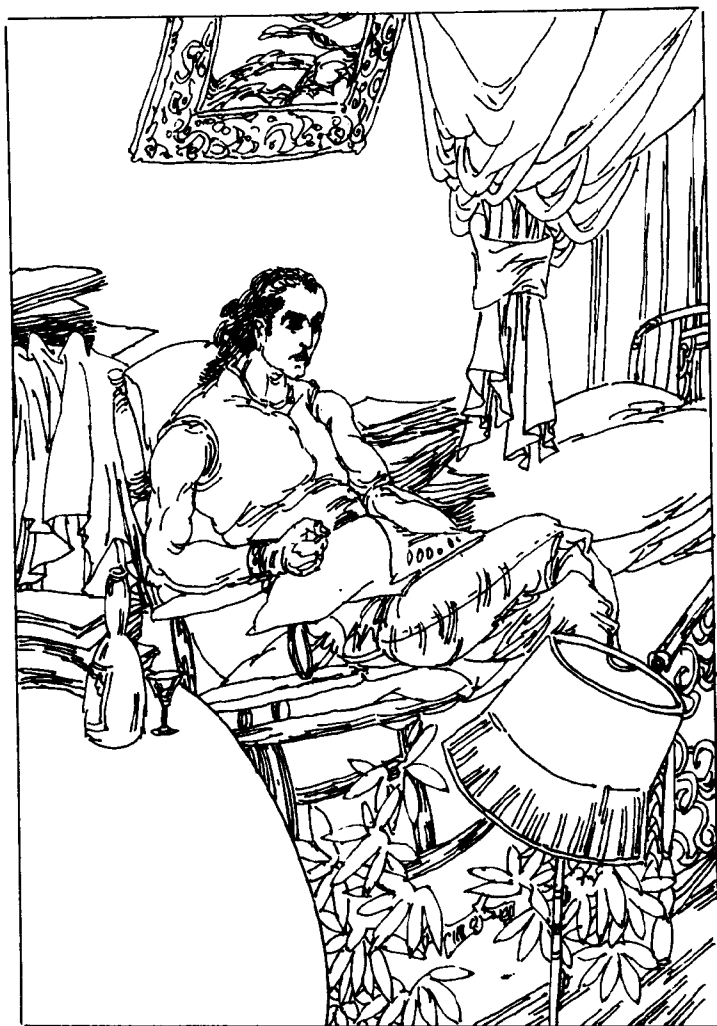
哈维·约翰逊和哈维

5 月 22 日

布莱恩寓所

尊敬的克娄先生：

关于你的疑问（贵方参考为 5 月 19 日的—55/196—），没错，我是保罗·温迪·史密斯的财产执行人——对，有本小说直至 1937 年温迪·史密斯叔侄双双被官方宣布失踪死亡，





地下挖掘者

多年都没有出版。此故事虽然短小，最近仍然出版了，收录在一部装帧精美的大型恐怖小说文集中。我随信附上该故事的证明；如果你需要此书，请看出版商的名片。先生，我希望对你的询问的答复能令你满意。

你诚挚的

埃德加·哈维

哈维律师事务所

5月25日

莱斯特郡·考尔威勒

77号街

记录者，考尔威勒

特写记者

参考：—58/196—

我尊敬的普朗特先生：

本人毕生都对地震学现象感兴趣，对您5月18日发表在《记录者》上的文章极有兴趣。我知道尊文的完足以满足常人的愿望，但我不知道您能否帮我解决一些更为专业的疑问？震颤的类别您写得太好了，我对此尤其感兴趣。但还有一些更详细的东西——如果你能提供的话，我将非常感激。我做了计算，结果显示，不管准确度如何，考尔威勒呈线性而不是一般性；也就是说，它们发生在一条几乎直接由南至北的直线上，而且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最南边开始得最早。至少这是我的猜测。承蒙您指教，或打消我的疑虑（毫无疑问，情况会这样），本人不胜感激，因此附上一个贴好邮票并写明地址的信封。

你诚挚和感激的

泰特斯·克娄

一、深深的洞穴



布莱恩寓所

5月25日

坎伯兰郡·爱尔斯顿

克勒斯恩特，易斯顿3号

雷蒙德·本瑟姆先生

参考：—57/196—

尊敬的先生：

读过5月18日《北方邮政日报》的复印件的剪报以后，我想说，对于那篇包含您有关硬矿旧巷道西区状况报告的部分章节，我是多么感兴趣。同时对大卫·贝特内几（煤业委员会的科学顾问）读您的报告时所持的愚昧而轻薄的态度表示遗憾。

对我而言，坦白地说，尽管对您和您的工作知之甚少，但如此规模之大，基础之好的工业委员会竟然会雇佣这样外行的煤矿检查长达20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现他的才能不合要求，实在是不负责任。

不过，我本人也不年轻了，实际上已经63岁了。这个年龄比你大得多。但我相信自己的智力——因为读过你的报告中我可以确认（用一种较特别的方法）的一些问题，我也确信你在中断的硬矿巷道复合体方面所作的论述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我怎么如此确信必须保密。像许多人一样，我讨厌别人嘲笑我。我肯定你会欣赏这一点——但我希望通过写这封信，至少能提供表明我真诚的一点证据。

因此，为了让你确实无疑地相信，我不是在开你的玩笑，或是企图在你的报告已得到的评价上再添上我的讽刺性评语，我让你的注意力回到以下内容上来。

你在下面发现了切割（或不如说你说的“烧灼”）到岩



地下挖掘者

石表面以下一英里处的那些难以解释的新巷道。巷道的墙壁上蚀刻着某些草图，可是你并未简要地提到这些东西；你似乎对于详细描述那些图案的内容和实际形式犹豫不决。依我看，恐怕你不愿意受到进一步的嘲笑；如果你描述了那些蚀刻，你担心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我可否进一步告诉你，你在那些未知巷道墙上看到的东西，即那些奇形怪状的图形描绘的是各种生物——如无明显的头或眼睛的章鱼或鱿鱼——事实上是形体巨大的带触角的蠕虫？

能让我更彻底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并且谈谈你在地球深处听到的声音吗？不管怎样，那不是矿坑的正常的噪音，即使有关煤矿已有五年未被开采，并且年久失修了。你说是歌声，本瑟姆先生。但一位记者不恰当地嘲笑你时，你收回了自己的论点。不过，我相信你原来的说法。你说是歌声，我相信你的说法！我怎么知道呢？只是，我不能任意公开我的资料。但为了看看您的反应，我认为应该公开以下内容，即您在矿坑内的所见所闻的具体状况。

虽然这一次在进一步阐明我对此事的兴趣或解释这些知识的来源时有所保留，但我仍旧期望您早日回复，向我提供你地下见闻的详细描述。

你诚挚的

泰特斯·克娄

莱斯特郡，考尔威勒

记录者，考尔威勒

5月28日

布莱恩寓所

尊敬的克娄先生：

一、深深的洞穴



对您 25 日—58/196—来信回复如下：

17 日下午莱斯特郡考尔威勒发生的震颤，正如您的正确推测，呈线性。（同时，它们也确实由南向北进行；事实上已经向北推进，我认为如此。）如您确信的那样，考尔威勒处在正在扩大中的采矿活动的中心地带。毫无疑问，至少在该地区，这一奇特的震颤应归咎于这些旧矿区的坍塌。震颤从下午 4:30 一直持续到晚上 8:00。但并不是特别严重——我听说，这些震颤对当地舍尼里精神病院的一些住院病人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大约一年前这儿发生了另外一些轻微的地面下陷，并不太严重。几乎同时，一个狭窄而无生产效力的矿层倒塌了。五名在那儿工作的矿工失踪了，其中一人的孪生兄弟当时在矿井的另一部分。媒体对他后来的情况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报道。我没有描述此事，不过，在同期的《记录者》中，捉刀者写的题为“连体双胞胎采矿之恐怖”的文章进行了大肆令人倒胃的渲染。显然，这个活着的孪生兄弟听到他兄弟和其他人遇害时，他就完全疯了。

也许你会对我目前计划在《记录者》上刊登的系列文章《英格兰中部地区矿坑历史》感兴趣。它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版，如果您需要的话，我愿意发表一章就寄给你一章。

你诚挚的

威廉·普朗特

坎伯兰郡爱尔斯顿

5 月 28 日

布莱恩寓所

尊敬的克娄先生：



地下挖掘者

昨天下午收到你的来信。因为我不善于写作，我不知如何回复您的信，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合适的措词。

首先，我想说的是你在巷道墙壁上的图画和歌声两方面的判断十分正确。您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对此，我无法想象。据我所知，这个矿井关闭后，我是唯一进入其中的人。你绝不可能在地上或地下的其他地方——你能听到我曾听到的声音或看到的类似于巷道墙壁图案的图画。但您显然去过！您写下的那些疯狂话语正是我所听到的……

当然，我本应和一位同伴一起下去，但我的2号当时病了。而我认为这只是又一次例行公事。不过，正如您所了解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他们让我下去检测这个旧矿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我年轻时，开采了所有这些矿层，而且我了解周围的通道。当然（让贝特内儿说的话见鬼去吧）我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检查员——但主要原因是总得有人确认，这些空矿层是否可以得到支撑或被填满。我猜想爱尔顿和黑山附近的大量地陷和坍塌最近一直让煤矿委员会头疼。

不过，您希望知道我在地下遭遇的详细情况，我会尽力告诉您当时的实情。但您能保证为我所说的一切保密吗？您看，过几年我就能从煤矿委员会得到一份不错的退休金，自然他们可能会在意期刊上的反面言论，特别是那些让当地土地业主和建筑商担忧的言论。人们不会去买不安全的物业或者将要坍塌的土地！既然我已一口气如实地说出了一切，就不愿我的退休金受影响，仅仅如此……

我想，真正令老板们担忧的并不是我在地下坑道中四处走动时发现的那些构架外露的旧矿层，而是圆形光滑的人工隧道。正如他们在《北方邮政日报》中所说，属于这种情况

一、深深的洞穴



的不是一个，而是半打！真是一个谜。是的，我说过那些坑道墙与其说是切割出来的，不如说是烧蚀出来的，确实如此。至少，这是它们的样子，好像它们内部被岩浆覆盖，然后冷却！

这么说我超前了，最好从头开始……

从哈顿的主矿井下去，使用的是未拆卸的紧急升降车。一群年青人呆在矿井顶部，以免这个旧机器发生故障。我一点儿也不怕，这一点，你明白，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很久了，了解其中的所有危险以及要寻找的东西。

我用一个小笼子装了一只虎皮鹦鹉带下去，四处张望时，可以把笼子挂在墙顶的木架子上。我认为有些老方法还是最好的。守旧的人用金丝鸟——我带了一只虎皮鹦鹉。这样我可以知道，那儿是否有沼气（对你而言是甲烷）。浓重的气体味道可使鸟儿瞬间就昏迷，这样你就知道该出去了！我穿着保护装和高统靴——哈顿是此地最深的坑道之一，离海不远。有趣的是，本来我推测那儿有水，但事实证明我完全错了：下面干得像块骨头。我的头盔上有一盏现代灯，光束强而亮；同时我带了一张平巷和矿层地图——这是一个标准程序，但根据我的情况，这些几乎没有必要。

好了，不管怎样，我顺利地下到矿井底部，在矿井底部，我摇动旧电话听筒，告诉井顶的小伙子们一切正常，之后沿着横向相联的矿井去了西边的平巷和煤矿层。至此，你必须明白，克娄先生，主要通道经常非常庞大，其中有些几乎和伦敦的地铁隧道一样大。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表明我并未被幽禁其中，或遭受幽闭恐怖的痛苦，或类似的任何情况，而且似乎我以前到过这个矿井——是真有情况！

对我来说，这样做书面解释有些困难，但——哦，我不



地下挖掘者

知道——我有过这样的感觉——似乎——哦，你小时候是否玩过捉迷藏的游戏，进入一个房间，而有人躲藏在里面的房间？你看不见他，里面黑乎乎的，他也静得像只耗子，但你仍然知道他就在里面！在那个荒芜的矿井下的感觉就是这样——不过当时……

不过，我摆脱了这种感觉，然后继续向前走，到达西边的网络矿井。这里距主矿井横向距离大约两英里。一路上，我看到了木架有渐渐腐坏的迹象，但这并不足以解释地面下陷的问题，就我能看到的東西而言，并没有发生实际的坍塌，这个地方在发着恶臭，不过不像我以前闻过的任何一种气味，也不影响虎皮鹦鹉或我，只是极不好闻而已。就在矿井的尽头，也就是黑山正下方的一处，我碰到了第一个新隧道——它从远离海洋的一边进入矿井。坦率地说，令我目瞪口呆！我是说，您对它作何理解呢？

这是一个横向的洞，四周墙壁坚硬而有规则。但是它是从坚硬的岩石而不是煤层中切割出来的。现在，我愿意采用当今最先进的采矿方法，但我一开始就十分肯定，这个隧道决不是用我所了解的任何系统或机械挖掘而成的。不过，似乎我一定忽略了什么地方什么东西。但这个东西在我图上并未标出，因此，最终我告诉自己在他们关闭矿井之前，一定有新式设备在这底下进行过测试。我十分生气，我告诉你——此前没有人告诉我会遇到这种情况。

洞口直径约8英尺，而且尽管墙顶没有用任何方式支撑或用木架架住，这个洞看上去像住宅一样安全，甚至有些牢固。我决定继续向前走，看这个洞有多深，克娄先生，那个矿井总共半英里长，没有任何木架支撑，笔直如一字，是我二十五年来在地上看到的最干净的隧道工程。隔两百码左



右，两边就会出现成直角的类似隧道。在这些连接处中，曾经有三处岩石纷纷滚落。这提醒我小心，显然这些隧洞不像它们表面那么结实！

我突然想到了鼯鼠，但不知道这种想法从何而来。我曾看过一部有关这种动物的令人震撼的影片。我心里这种想法可能就来自这里。不管怎样，刚有这种想法就已到了另一个隧道与主隧道相连接的地方——但这个隧道是从上面垂下来的！

这个隧道向顶部开口，边缘已经以某种我不理解的方式磨光，我刚才说的加热。然后，我极其缓慢地往前走，但很快就走出了隧道，进入一个巨大的洞中。至少，我认为这是一个洞。但当我凑近去看墙壁时，才看出它并不是洞，而不过是一打左右的隧道的交汇处。像石笋一样的柱子撑着顶部，这就是我看到那些刻在石墙上的章鱼状物体的图画的地方。我认为没必要再补充那些东西是怎样地令我毛骨悚然了！

我没有在那儿呆很久（除了其他原因以外，臭味太难闻了），但时间还是足够测出此地总共 50 英尺宽，墙壁上涂抹了一层岩浆类似的物质。地板足够平整但几乎像泥土一样易碎，就在此地的中间，我发现了四个巨大的球形卵。至少我认为他们是球形卵。它们大约有四英寸宽，非常坚硬，沉重而有光泽，不要问我它们是从哪里下来的——我不知道。而且我明白它们是怎样像我小的时候见过的其他球形卵一样自然形成的。不管怎样我把它们放入了一个自带的袋子里；然后沿着我来到这个西部矿内巷道终点的路往回走。这样我在那儿呆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我没有进一步走入实际煤矿层。前半打矿井已倒了，它们坍塌了。但我很快就发现了它们倒下的原因！旧巷道的里里外外，镶嵌得就像戈尔根佐拉里的



一、深深的洞穴



洞穴，那些该死的平滑线条般的隧道来来往往，就像蜂窝一般几乎充满了煤和岩石！之后，一个少有的仍旧立着的旧矿层中，仍有一些低质煤。我在那儿碰上了另一件有趣的事儿。那些新隧道中的一个正好沿着原始矿层被切断，我注意到这儿的墙壁并不是由岩浆物质而是由一种沥青、硬焦油构成的，就是炼焦炉中热煤冒泡而生成的沉淀，不过，凝固后坚硬如石！

这就是我全部的经历。我已经看够了，就往主井和升降车方向回撤。就在这时，我觉得听到了歌声。正如你所写的！它来自远处，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如同从贝壳中谛听大海或是倾听泛在脑海中的某个曲调……但我知道自己在地下根本不会听到类似的声音，于是我尽快登上升降机。

好，其余的事我就简单地说说，克娄先生。我可能实际上已经觉得太多了。我只是祈求上帝，希望您不是一名那样的记者。不过，我想一吐为快，我又怕什么呢？

我终于到了主井底端，这时，歌声已经消失了。我用旧电话听筒向顶部的小伙子们传递一阵叮当声，让他们拉我上去。在顶上，我写好报告，不过，没有我这儿写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回家了……我保留了球形卵，如果你同意，可以作为纪念品保存。我在报告中没有涉及此事。无论如何，我看不出它们对任何人会有什么好处。不过，这件事看上去有点儿像是偷窃。我是说，不管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什么东西。总之，它们不属于我，不是吗？我可能会将它们以匿名方式寄给桑德兰或拉德卡的博物馆。我猜想博物馆的人会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

第二天一早，《邮政日报》的记者们到我这里来了，他们听说，我有段故事要讲，就拼命向我提问。我认为他们在